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做的敦煌文献修复工作和今后的设想

吴晓云
(北京大学图书馆)

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概况, 曾经做过的修复工作, 以及在修复中针对文献不同的特点采用不同方法的思考, 进而论述了今后建立文献修复档案和利用新技术修复敦煌文献的设想。

1.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敦煌文献概况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文献, 绝大部分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由著名的历史学家、敦煌学家向达先生在担任馆长期间亲手搜集的。迄今共收 286 号, 有明确年代记载者, 早至隋仁寿四年 (公元 604 年), 晚至西夏天赐礼盛二年 (公元 1070 年)。这批敦煌文献既是馆藏善本中的瑰宝, 也是敦煌学研究的宝贵资料。

北大馆藏敦煌文献基本上是从民间零星收购而来, 文献产生于不同年代, 书写用的纸张不同, 装帧形式多种多样, 保存的状况也有很大差别。一部分文献装帧精致, 保存完好。另一部分因保存环境不利, 或是使用过度, 造成文献破烂不堪, 甚至霉烂, 掉渣。也有的因前人修复不当, 而造成手卷断裂, 破损。以上种种情况促使我们开展保护性的修复工作。

2. 北京大学图书馆曾经做过的敦煌文献修复工作

北京大学图书馆入藏的敦煌文献, 流传时间跨越千年, 装帧形式、破损情况各不相同, 一部分在归入北大图书馆前, 已经由原藏书家做了修补装裱, 其中不乏书籍装帧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如启功先生所藏唐写本《大般若波罗密多金刚经》、《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九》, 首尾全, 前有包首、紫丝带, 尾有木轴, 是典型的卷轴装。又如唐写《大乘二十二问本》, 白纸八叶, 粘连成册为册页装; 北宋写本《汉将王陵变》则是蝴蝶装。而另一部分是在 1990 年, 由北大馆专业人员修复的。在修复中, 我们取目前众家所长, 并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 以“整旧如旧”为原则, 以最大限度地保持文献的原始面貌为宗旨。具体操作分为以下三种:

2.1、一般性修复

一般性修复指最小限度的修复原件, 只对原件残破的部分进行修复, 尽可能保留文献修复前的原貌, 以便今后出现新技术时, 可以清除现有修复状态, 利用新技术更好的保护文献。如手卷《妙法莲花经》的修复, 由于收藏时受潮, 经卷发生霉变, 整个手卷粘连在一起, 揭开后发现手卷上半部分分散着许多大小不一的霉斑, 但纸张没有破损, 手卷的下

半部分霉烂，老化严重，有的地方已经掉渣了。修复这类手卷，我们认为修复工作目的在于保护原始文献，不宜为了求其平整美观而做过度修复，且修复工作的过程应该是可逆的，以备今后有新技术时，可以改进目前所做的修复，所以不宜采用整卷托裱的方式，仅仅对霉烂掉渣的地方进行托裱，其余部分则用毛刷刷掉霉斑，在霉斑腐蚀的地方稍做修补。这样修复的结果是将来有更好的保护方法时，采用喷水、揭开补纸的方式，就能恢复文献的原貌了。

2.2、已修复文献的再修复

前辈藏书家为了使敦煌文献的装潢美观精致，便于学者阅读和收藏，大都是将手卷采取整卷托裱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手卷的褙纸渐渐老化、变硬，托裱经卷的浆糊也已年久失效，由于手卷是紧紧卷起存放的，这些因素造成有些经卷褙纸和原件脱离，甚至断裂、破损。修复这样的手卷，如果采取整卷揭开褙纸重新修复，可能会损坏原件，得不偿失。因而在修复过程中不到万不得已——即原件已碎成碎片，不能连接的时候，一般不用揭裱。对于褙纸和原件脱离的经卷，只要把褙纸按照原样复位即可。而对于断裂、破损的手卷则采取补救的方法，在破损的地方把原件和褙纸轻轻揭开2毫米，在原件正面，用染过色的薄皮纸按破处的样子撕下来，把补纸垫在原件和褙纸之间粘贴牢固，再盖上吸水纸，用重物压平。复褙纸破损的修复，我们用刀片在破损处刮出坡口，然后选择颜色相近薄厚适中的补纸，把补纸和原件的搭口处也刮出斜面，然后粘贴起来，由于有坡口，粘连后不会出现凹凸不平的现象。

2.3、双面书写文献的修复



图：前人所修复双面书写的文献

北大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经缘略要》，原经卷共十四纸，纸质很薄，本色麻纸装裱，有轴，前人装裱精致。但在第十四纸背面，我们却发现了数行文字（见上图），字迹模糊不清。这就是由于前人修复方法采用托裱，造成背部文字被镶在了纸芯当中，如果想了解背面

的文字内容，就要揭开褙纸，而原件纸又很薄，揭开褙纸势必会损伤原件，所以这种修复方法，虽然可获得外观精美的效果，但是是以损失文献信息为代价获得的。

敦煌遗书不仅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文字价值，在修复工作中既要完好的保护文物本身，还要最大限度的保存文献信息，即文献的片纸只字都要保留，不得损伤，这些信息是研究人员研究工作的重要依据，因此对修复工作有更高的要求。我们在修复两面有字的文献时，吸取了前人的教训。如馆藏的册页装唐人写经《大乘二十二问本》，共八叶，粘连成册，书口极残破，两面书写，而且两面书写的行距相同。我们参照挖补画心的方法，配好补纸，将其按在破洞上，用毛笔沾水沿破洞的大小画出形状，并撕下备用，原件破洞边缘抹一圈稀浆糊，用镊子把补纸纤维打散，使纤维和破洞边缘粘连，修补时以不压字为主。由于原件纸较厚，因此在背面照原样补一层，就平整牢固了。对于字迹上的裂口，用薄皮纸撕出纸毛纤维，在纤维上抹稀浆糊，用镊子夹住，一根根嵌入破口处，然后垫上吸水纸，用手按平，压实。最后装订成册页，恢复了文献的原有装帧形式。

3、北京大学图书馆曾经做过的敦煌文献修复工作存在的问题

3.1、未建修复档案

馆藏敦煌文献的修复虽在 1991 年完成，但我们遗憾的是没有建立起详细的修复档案和保留修复前后的影象资料。现在要查看某一文献的修复情况，只能凭记忆和所用修复材料的不同，来判断修复前的破损状况，是什么时间所修。这样在过几十年后，恐怕就没人知道当时的情况了。

3.2、未进行相关的数据检测

在 1990 年进行的馆藏敦煌文献修复过程中，由于缺少相应的仪器设备，在修复过程中未进行相关数据的检测，如 PH 值的测量，测量文献及修复纸张的含酸量，对 PH<5.0 的纸张在修复前可否考虑脱酸处理，以延长文物的寿命，值得探讨。

4、对北京大学图书馆今后建立文献修复档案和利用新技术修复敦煌文献的设想

4.1、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修复跟踪

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已使我们有条件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文献修复前后的跟踪评测。在修复前可以利用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将文献的原始状态进行详细的拍照；在修复过程中进行全程跟踪，记录修复过程。这些数码影像记录不仅可以成为某一文献修复的历史记载，而且可以成为学习探讨的生动教材，以飨同行。

4.2、编制相关标准规范

为了便于网络化管理敦煌文献的修复工作，建议编制《敦煌文献修复描述元数据着录细

则》、《敦煌文献修复描述元数据规范》等一系列相关的标准规范，使各地今后的敦煌文献的修复工作能够在标准规范指导下，边修复，边着录，形成对每件文献修复的完整历史记录，以备查考及共享。

4.3、建立“敦煌文献修复协作网络”系统

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都在进行修复与保护工作，建议建立“敦煌文献修复协作网络”系统，对于各馆修复工作中文献的破损状态，修复方案，所用材料，采用的修复技法，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等作为文字材料都加以详细记录。特别是某些细节的处理，更要详细记录。因为不同的修复人员对同一种情况，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产生不同的后果。这些资料的积累，可使修复工作不仅仅停留在低层次技术上的摸索，在协作中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同时对敦煌文献研究工作也会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敦煌文献的修复工作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古籍保护工作，我们既要继承和发扬传统修复工艺，也要利用现代新的科学手段，尤其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展我们的工作，更好地保存民族文化遗产，使其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1. 张玉范等《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1992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2. 沈乃文 “馆藏古籍调查报告——馆藏古籍的价值及来源”《纪念建馆九十周年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调查评估报告集》
3. 张志清 “浅谈古籍修复的科学化管理”《国家图书馆学刊》2004年第2期 60-63
4. 杜伟生 “古书修复中的“整旧如旧”与“整旧如新”《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年第4期 99-102
5. 李际宁 “关于建立古籍修复档案的几点设想”《中文善本古籍保存保护国际研讨会——参会论文简编》